



提綱

□ 12
3003
1



12
3003
1

12
3003
1-2

春秋提綱序

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天地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讀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隳括諸傳苞舉無遺頗於聖人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闊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祕願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鈔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

大比之歲夏四月丙戌盱江後學胡光世書于石泉書院以附是編之後記歲月云耳

春秋提綱目錄

第一卷

侵伐門

王臣會伐

齊晉楚伐鄭

晉楚爭陳

第二卷

侵伐門

晉鄭楚伐許

齊伐楚

晉伐楚

晉伐齊

秦晉兵爭

第三卷

侵伐門

吳楚越兵爭

齊伐魯

晉伐制

第四卷

侵伐門

魯莒兵爭

宋伐曹

齊晉伐戎狄

內大夫帥師

第五卷

朝聘門

公如京師

公如齊

公如晉

公如楚

小國來朝

王臣聘魯

魯大夫如周

齊魯交聘

第六卷

朝聘門

晉魯交聘

衛魯交聘

魯鄭交聘

宋魯交聘

陳魯交聘

楚秦吳交聘

第七卷

盟會門

王臣會盟

齊伯王臣會盟

伯主列國會盟

第八卷

盟會門

內大夫及外大夫盟會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

公及外大夫盟

內大夫及諸侯會盟

第九卷

雜例門

春秋王室

春秋書公

魯婚姻

魯蒐狩

魯祭祀

魯郊望

郊牛

魯禘

魯雩

魯土田

魯城築

第十卷

雜例門

魯宮室僭侈

魯宮室災變

魯災異

災異上

災異下

外國災異

水旱

鄭五世兵爭

晉五世大亂

夏五闕文

元年春王正月二

夏正得天二

獲麟解

論左氏

春秋提綱目錄

春秋提綱卷第一

鐵山先生陳則通撰

侵伐門

王臣會伐例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

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嗚呼征伐自諸侯出其昉於春秋之何時乎小國相伐無足論也隱之四年鞏會諸侯伐鄭其昉於斯時乎曰不然此諸侯私相伐也謂征伐自諸侯出不可也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於是三國會於中丘其必昉於是公之九年也曰又不然如齊僖詐如鄭莊鯁然懼無以服諸侯猶借王命以臨一宋不可謂征伐自諸侯出也按詩書所載之征伐未有不稱述王命者非王命而擅伐人者叛也春秋之初特王朝司馬之失職耳典刑稍正誰敢犯哉余故曰平桓莊僖惠之春秋王室尚可為也莊公以前聖人望周之意惓惓焉伐鄭之舉京師猶有書伐者救衛之舉京師猶有書救者莊公以後經絕無之矣王命虢公伐曲沃隱五年立哀侯諸侯猶有奉王命立國君者王命虢公討樊仲皮莊三十四年諸侯猶有奉王命伐叛人者莊公以後傳絕無之矣征伐自諸侯出蓋始於齊小白圖伯

之年也然則昉於小白圖伯之何年耶曰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之役也會伐非王室之事也伐者主之會者從之也秦誓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諸侯會武王之伐者也單伯會伐則伐之者齊而從之者周矣經書會伐志征伐自諸侯出之始歟雖然是役也周人之所甚疑也前乎此未聞乎此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諸侯猶有會伐者也今乃堂堂天子之周而聽命於侯舅之齊不往則甚難於齊其往則甚易於周徘徊不肯發而若有所待焉諸侯伐宋於是年之春至其竟伐其邑而單伯乃會于是年之夏遷延顧望之意可見也然自會伐以後經無出伐之文矣莊二十七年天子將有討於衛而未敢討也使召伯求媚於齊侯且請伐衛焉征伐之權倒置如此周遂無以為周矣或者不察乃謂齊侯經營伯業莫重乎召陵不請命於周為可臯不知伐

宋之始未得征伐之權而請之也召陵之役既得征伐之權而遂用之也向也伐衛周人且請伐於我今也伐楚我尚何請伐於周哉推原其由單伯會伐宋天子之權一失也召伯請伐衛天子之權再失也召陵之役移於齊城濮之役移於晉勢之所趨雖欲挽而使之留不可得也嗚呼周柄雖移諸侯猶以周目之也日久日忘則諸侯有以列國視京師者矣單伯之來其會其否權在周也自後晉召而莫敢不來矣虒父救江王叔桓公與焉晉侯伐秦劉子成子與焉春秋不書甚不欲單子之事再見也鄢陵以後晉人克敵而驕憑陵京師曾不若邾杞然單伯之書猶不列於諸侯成十六年之尹子弟與諸侯同序則晉人以列國而例京師久矣一卿既會伐於十六年之秋二卿復會伐於十七年之夏跋履險阻曾未息肩是冬單子又以會伐至爾范宣子聘魯賦標有梅猶惡

其汲汲召師於魯也其可以汲汲召師於周哉設使匠麗之遊不遇則王師之役固無時而已也蓋當是時晉厲暴虐不得不從吾諒周人之心未嘗不欲收征伐之權而力不足鞏之戰鞏朝獻捷於周王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似乎責晉人不請命而專伐之意不思太阿之柄周移於齊齊移之晉亦如郟鼎之移於宋復自宋而移之魯有年數矣豈區區片辭所可請復哉抑愚閱春秋世變而思其故春秋之初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沮之者二春秋之末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棄之者一齊僖鄭莊馳騁東周之間專盟會伐號爲小伯意王室無能爲者矣一旦天子震怒自將伐鄭蔡衛陳皆其仇讎奔走從命於下執事寤生不歸死於尉氏而敢抗衡於王室猶有鬼神祝聃之矢誰爲之當服春秋之上刑矣使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沮之者

鄭寤生之臯也寤生祿父天奪之魄威權當復歸王室矣上下十載伯圖未興王室可爲之機間不容髮王人子突救衛其善於投機者歟奈何祿父之後襄公繼之甫田一詩述其不德而求諸侯之意敢於伐衛敢於抗王五國皆有臯而齊其首者也滅紀圍邾侵欲不忌使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沮之者齊諸兒之臯也自單伯會伐以後一百七十有四年諸侯迭進狎主齊盟周無復可望者乾谿之役楚始大創平丘之會晉失諸侯此皆周室可爲之機特未有以發耳楚互不仁拘唐蔡二君者三年唐蔡不能討楚而歸之晉晉無以合諸侯而歸之周入東周以來所無之機會也左氏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入春秋以來所未見之文也會十有八國之師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而卒止於侵楚吁陋矣哉吳興矣周不可復望矣有大可爲之機而自棄之者周之臯也王師始於

伐鄭卒於侵楚此王室所以爲始終者也吁豈特王室之所以爲始終者哉單伯以前諸侯有私伐矣單伯以後必伯主而後伐天下之有伯也劉子以前必伯主而後伐矣劉子以後又諸侯之私相伐天下之無伯也然則劉子以後之春秋尤甚於單伯以前之春秋也又伯主之所以爲始終也吁周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爲春秋齊晉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爲戰國

齊晉楚伐鄭例

莊十六年齊人宋人衛人伐鄭 荆伐鄭 二十有

八年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僖元年楚人伐鄭 二年楚人侵鄭 三年楚人伐

鄭 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

新城 七年齊人伐鄭 二十有二年宋公衛侯

許男滕子伐鄭、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
文九年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救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楚人侵鄭 四年楚子伐鄭 五年楚人伐
鄭 九年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十年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楚子伐鄭 十有一
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有二年楚子圍
鄭 十有四年晉侯伐鄭

成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六年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楚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馬陵 十有五
年楚子伐鄭 十有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
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
人伐鄭 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
侵鄭 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
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戎鄭虎牢 楚公子貞救鄭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同盟于亳城

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

執鄭行人良霄 十有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二十有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有

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定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嗚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歟余按春秋陳蔡鄭許皆邇楚之

國經書伯主謀鄭之事最詳謀陳蔡許之事最略夷狄爭鄭

之事最多爭陳蔡許之事最少楚之有陳蔡許猶晉之有宋

魯衛也鄭獨介然居二大國之間而為六國之所讎笑晉不

得鄭不敢過而問陳蔡許僖二十八年之圍許文十五年之

入蔡宣六年之侵陳是時鄭役於晉故也楚不得鄭不敢過

而問宋魯衛僖二十七年之圍宋公會盟于宋宣十四年之

圍宋歸父會于宋成二年之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是時鄭役

于楚故也嗚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歟蓋其國有北制之險

有京櫟之固控扼其地而示天下諸侯以形勢則莫敢先動

此五伯所用武之國而南北必爭之地也齊桓成召陵之績

以有鄭晉文獻城濮之捷以有鄭楚莊竊辰陵之盟以有鄭

宋伐鄭而不濟則身辱於強楚秦襲鄭而不克則伯止於西

戎得之者強失之者弱得之者成失之者敗獨惟一鄭焉耳

鄭於春秋其關於 中國夷狄盛衰之變豈淺淺哉余嘗

諦觀齊晉楚爭鄭之事而斷以春秋之法莊十六年荆伐鄭

以後鄭無心於從楚而開其從楚者吾不臯鄭而臯王文九年楚伐鄭以後鄭有心於從晉而不專於從晉者吾不臯鄭而臯晉成十六年戰鄆陵以後襄十一年會蕭魚以前鄭始決意於從楚屢煩晉師而後得鄭者吾不臯晉而臯鄭蕭魚既會晉不復有事於鄭而楚爭之患氣焰亦少息矣東遷之初鄭莊虎視諸侯雖國邇於楚四十五年間荆人亦不敢輕犯之也莘之役以蔡侯歸屠亡齒寒鄭為之次是時鄭人席寤生之餘威遺烈且不甘心於齊以侵宋其肯屈意以從楚春秋於莊十六年書齊宋伐鄭又書荆伐鄭其志中國夷狄爭鄭之始歟從楚不如從齊從夷狄不如從諸夏齊宋來伐鄭人從齊之計始決荆伐齊救桓公待鄭之意甚勤繼又稱伐者三堅壁不動鄭人豈不欲從楚畏犯不義天下諸侯共斥之也召陵得志雖鄭甚愚當知齊伯之為可依且國無內難何

憂何懼而欲從楚哉首止之役王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前此楚屢伐而鄭不從今也楚不伐而鄭從之非天子有命鄭不至此也新城之圍踰時不下齊再來伐黽勉乞盟所幸召陵一役楚人不敢北向謀諸侯設使乞盟之後楚復伐鄭鄭必釋然舍齊而從之矣桓公即世鄭伯始朝於楚勇行不顧恃有前日之王命在使宋不得以伯楚得稱爵以會諸侯則鄭為之也城濮一役鄭始受盟豈忍舍疇昔久要之楚而從一旦新至之晉耶勢不得已也晉文尚在已懷反側至勤圍鄭之師推原其由鄭人不敢萌從楚之志而開其從楚者臯不在鄭而在王也狼淵之役鄭及楚平此如飽鷹颺去之時會公于棐晏公于棐猶作飛鳥依人之態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辭氣懇懇令人惻然此果無意于晉而為之哉新城之會出幽遷喬春秋以是許鄭伯也是時

伯主之權逸在大夫有齊宋之賊而不討有二扈之會而無成失鄭之臯職晉之由將諸侯而會裴林者趙盾也裴林以後晉三加鄭而稱人一救鄭而書將晉君不在諸侯不知楚莊日夜激厲北向之師不得鄭而不止自宣公之三年至十有二年楚師之加鄭者六楚子之自行者四加以徵舒失討楚人遂得以竊伯主之權始入陳而次入鄭矣觀鄭人守陴以大臨復修城以固守甚不得已則肉袒以逆此時此情晉獨不諒之邪邲之戰皇武子猶入晉師以告楚之情則鄭之從楚出於無可奈何我克則來乃鄭之心不克遂往豈鄭之臯哉邲之後晉人懲前日大夫之失策每伐鄭多晉君之自行一伐而鄭懼再伐而鄭服鄭自是不敢貳晉者七年受楚賂而與之平臯固當討鄭伯來朝而執之誘也行人無臯而殺之暴也鄭別立君臯亦當問是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

伐鄭毋乃燕伐燕邪推原其由鄭人未嘗無從晉之志而不專於從晉者臯不在鄭而在晉也成十五年暴隧之侵鄭固從楚明年鄢陵一勝王夷師燔此正鄭人北向從晉之機奈何鄢陵以後三舉晉師三屈王臣而鄭不來晉悼方興初年伐鄭次年侵鄭而鄭不至若曰晉厲暴虐鄭不可從悼公方明舍晉焉適成公以楚君集矢之故生死從夷子駟息肩之請曾莫之恤楚鄭之交牢不可攻矣嗚呼召陵之役不足以堅鄭之事齊城濮之役不足以堅鄭之事晉鄢陵之役反足以堅鄭之事楚此三大役皆春秋非常之事不足以得鄭向非有悼公之才有知武之謀拔一鄭於箠籬藍縷之中而置於衣裳玉帛之會鄭不胥爲夷乎自虎牢大城扼鄭咽喉以臨鄭鄭人之急朝不及夕五會皆從則晉人之識地勢也自戲之同盟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楚之謀鄭愈疲而晉之謀鄭

愈逸三駕不敢爭則晉人之識兵勢也蕭魚未會屢盟而屢
叛屢叛而屢伐蕭魚既會而不盟鄭人服役於晉者二十有
三年則悼公之才正不在桓文下矣推原其由鄭人決然有
從楚之志師勞力竭而後得鄭者臯不在晉而在鄭也故鄭
人自荆伐以後受大國之兵爭一百二十有八年會于蕭魚
而晉討之文絕盟于宋而楚爭之文絕外憂方弭內難疊生
子孔伯有子皙之禍因仍而起直至國僑誅駟氏之年內外
始寧而春秋已告莫矣抑人亦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春秋之初先諸侯以抗王室者鄭也春秋之中先諸侯以朝
楚者鄭也春秋之末先諸侯以抗伯者鄭也人知齊晉楚之
伐鄭不知鄭實自伐而後人伐之也雖然一鄭之微不足論
也余讀春秋楚人伐鄭之事而深歎先王封建毋弟以蕃屏
周爲策甚長也鄭王畿之諸侯也楚既興師以伐鄭豈不

越鄭而窺周周之於鄭咫尺耳楚莊敢問鼎而不敢取楚靈
欲求鼎而不敢行豈其心之不欲哉誠畏器南則兵至環天
下之諸侯皆敵也陵遲至于戰國宗族枝葉俱落而後爲秦
不然周末可量也或者不察文武成康封建之力乃信王孫
滿爲能言之士過矣嗚呼余于楚人伐鄭而知天下之有晉
余於楚人伐鄭而知天下之有周

晉楚爭陳例

僖二十有三年楚人伐陳 二十有五年楚人圍陳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八年楚師伐陳

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十有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楚公子貞圍陳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陳

侯逃歸

昭八年楚師滅陳

哀九年楚人伐陳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十有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嗚呼陳胡公之國神明之後也卒汙於荆蠻其無伯也夫攷其國在禹貢豫州之東地勢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楚若有事於陳朝發而夕至晉未之知空有鞭長不及之歎甚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其初中國之有陳則伯主之勢強其次中國與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弱又其次夷狄與夷狄爭陳則

伯主之勢去此皆春秋非常之事夷夏盛衰之由也春秋之初陳蔡一黨借諸侯以伐鄭借諸侯以伐衛列國血刃陳不受兵第惟豺狼之與鄰漢陽諸國荐食殆盡陳亦何恃而不恐一聞齊桓創伯東方陳人欣然從之北杏之會與蔡侯偕大抵畏楚故也二幽以後何役不會何盟不同陳亦藉齊以鎮撫其社稷而輯寧爾民是時楚已入蔡伐鄭而圍許四國邇楚三受其禍陳獨孑然孤立其間煢煢四顧將有無厭及我之患自僖六年楚人圍許以來陳每有諸侯之事皆不至始使其世子來葵丘之會大盟諸侯陳又不至凜凜畏楚矣遲疑不敢正視伯主者六年宣公即世穆公黽勉從諸侯於會一旦齊桓告終於諸侯之冊陳遂釋然舍齊而從楚齊之盟陳與鄭蔡實攝贊之也原齊桓之伯陳人每懼患於楚未嘗蒙患於楚則中國有伯所以有陳也二十有三年楚人伐

陳二十有五年楚人圍陳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狸號鯀舞者時然勢然也城濮之役陳與鄭蔡左楚人之袒執干戈與晉周旋晉先楚鳴蔡鄭震恐脂車踐土之會以求免於晉而陳獨後至何邪去晉最遠自拔於夷狄者最難也文襄屢會惟晉是從如驂之靳楚不敢爭者伯主之勢強也自壺丘侵陳楚人遂敢於玩晉陳及楚平陳人遂敢於從楚新城之會陳侯實來南北爭陳之勢已自此始宣公元年楚鄭之侵晉盾之救南北爭陳之勢已成六年晉衛之侵八年楚師之伐南北爭陳之勢未決至九年中行桓子之伐將厭陳而思棄之矣無他爭陳之事楚常得而晉常失晉常勞而楚常逸故也加以鄭人乍叛乍服晉不得鄭不敢問陳故寧舍陳以謀鄭書侵書伐書救奔命於一鄭自荀林父伐陳以後晉不復有事於陳者二十有三年以其志於謀鄭也借曰謀鄭急於謀陳

徵舒之罪安可不問使楚人得以藉手辰陵一盟陳人不復從會於晉晉人亦聽其服役于楚者二十有八年則華夷盛衰之勢判然矣虎牢大城而鄭始服鄭人既服而陳亦來踐土之役曰陳侯如會雞澤之役曰袁僑如會君大夫之來也緩去晉最遠自拔於夷狄最難也奈何陳不得已而來晉不得已而受得一鄭不啻已足無暇謀陳書成陳于會戚既至之後諸侯不書諸侯之散無意於陳也書救陳於子囊來伐之後師方及陳公即書至則諸侯之救無及於陳也襄五年公子貞帥師而書伐七年公子貞帥師而書圍楚之謀陳者寢重晉之謀陳者寢輕書伐而晉救書圍而晉不救示陳以意而令之去耳鄒役逃歸晉不復討茲非幸其一去而不復來邪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吾料晉人以得陳為喜不料晉人其以得陳為憂矣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吾

料諸侯以陳人從楚爲非不料諸侯其以從楚爲是矣中國與夷狄爭陳而卒不能爭者伯主之勢弱也厥後楚令之陳若鄙邑然弟黃之歸二慶之戮楚得以行其令弟招之放孔奭之誅楚得以行其威熊虎之滅弃疾之封楚得以行其權申之會率陳以伐吳鷄父之役率陳以戰吳陳國區區以從楚挑吳哀六年吳人入伐夷狄與夷狄爭陳之禍又自此始矣夫楚人不敢爭陳於桓文方伯之世而遂敢爭陳於靈成景厲悼之時中國與夷狄爭固已失伯主之體獨奈何爭而不得而又棄之伯主之體重失矣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而救陳者乃出於棄在海濱之吳十有三年吳會黃池而與吳爭陳者乃見於僻在荆山之楚一陳昔爲中國之所有次爲中國夷狄之所爭今其爭者乃出於夷狄之與夷狄不知當時伯主安在哉嘗攷陳國之顛末慨世變之外降讀詩與

秋之終而有感焉陳從齊以會北杏我莊公之十有三年也接王國之風絕丘中有麻之詩作是時王室衰而齊伯與陳從楚以盟辰陵我宣公之十有一年也接列國之風絕陳靈澤陂之詩作是時中國弱而夷狄強楚公子申伐陳接春秋之筆絕西狩獲麟乃伐陳之明年也是時夷狄交侵而中國微嘗平心而評之獎齊桓之伯者陳也列國之會不獨陳也來吳楚之爭者陳也小國之禍不獨陳也獨惟辰陵一事進不得爲北杏二幽之時退又將爲虢申黃池之漸此爲南北強弱之界限也陳實爲之事起於陳故列國之風特于陳而絕嗚呼詩之絕猶有春秋在春秋絕吾不知其所終

春秋提綱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提綱卷第二

侵伐門

晉鄭楚伐許例

莊二十有九年鄭人侵許

僖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二十有八年諸侯

遂圍許 二十有九年公至自圍許 三十有三

年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成三年鄭公子弃疾帥師伐許 鄭伐許 四年鄭

伯伐許 十有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襄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 十有六年叔老會鄭伯

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嗚呼王澤竭伯功淺小國從夷豈獲已哉議者切齒諸侯之

從夷蔡為上許次之陳又次之鄭人遨遊南北之間者也予謂陳蔡鄭之所畏者惟楚許不惟畏楚而又畏鄭故許人始役役於齊終役役於楚多方以圖免者惟鄭人之故齊之勢力足以及許許不甘心於楚而事齊晉之勢力不足以有許許始甘心於楚而倍晉越鄭謀許晉人所難鄭若來伐晉未必救楚大而近足以威鄭且庇許矣抑人亦有言鹿死不擇音許惟強可以庇民者是從何擇其從晉與楚哉吾攷鄭人仇許之事蓋自桓公之十有五年始前此十有五年太岳之祀不絕如綫不遷其重器不係累其子弟存許以俟其他日則鄭莊之力也寤生云亡忽突爭國何暇以一許為問許莊無子穆公托兄死弟及之名不告于天王于方伯于鄭直入許而為之君經書入不順之詞也不與其乘人之約以為利也自此鄭與許仇卒為世世不釋之憾許之自為謀亦危矣

齊桓創伯遠足以來江黃寧不足以得一許七從會盟三從征伐許最有獎齊之功鄭欲有事于許未免猶畏于齊于莊之二十九年潛師侵許以修舊怨猶不敢聲許之臯而討之也齊之勢力足以庇許彼楚人憑恃其眾而必許之從夷豈許之所甘心哉櫛壁之事傳近於誣盟洮以後猶有許男按經可以見許之不從楚矣孟之役楚以子書許亦在會則齊桓沒之四年也自後憑陵諸夏楚來而許助之晉文三會諸侯而朝王所許於踐土河陽不為不近惜不能自拔於荆蠻之中陷溺之為最深耳文公率會溫之諸侯乘勝圍許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邪不欲甚楚人之怒而置之也襄公不忘前怨借陳鄭以伐竟以無功返則晉人謀許之意怠矣救鄭之役新城之會晉人聽許之自北二扈等盟許又不至晉人聽許之自南僖公三十有三年以後

晉不復加兵於許者五十有六年君臣朝夕謀陳謀鄭且不暇安有餘力以及許邪直至雞澤之盟鄭人服而陳亦來始敢興師以問許荀營伐於襄公之三年荀偃伐於襄公之十有六年晉人得鄭始敢問許也許公之謀國亦曰吾邇楚而遠晉許若從晉未必釋鄭人之憾反以召楚人之怨萬一楚伐其外鄭應其內許國之危朝露矣故從楚可以免禍於楚亦可以免禍於鄭鄭人從伯討以後畏楚不敢發者三十有八年謂許人之見重於楚也陽橋之役靈公為右於蜀之盟許人不書鄭人始知許之不見重於楚成之三年姑使子良伐許以嘗楚之救與否也一伐而不救則再再伐而不救則三冒衰經以興戎不恤也卒使鄭許交訟不之晉而之楚子反何人乃攝士官而聽其詞諸侯之無伯害哉成十有四年子罕來伐不得叔申之封不止也襄公之十有六年諸侯之

伐許皆以大夫行鄭獨以國君會夫兵莫慘於志鎮鄒為下春秋書之曰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忍矣哉鄭伯之為此行也許男平昔恃楚臨鄭之謀卒於無成為鄭人笑是用痛心疾首告於楚庭以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此時之為此言可憐哉一旦楚有亡郢之釁鄭遂有滅許之師墟人宗社臯無所逃春秋嘗因許而狄鄭矣於滅國夫何誅雖然楚不為無臯也鄭人本不敢興伐許之師為楚不救耳遷葉不能免則遷於夷夷不能免則遷於白羽白羽之患如初則又遷之容城凡四遷許之勞不如一救許之力黔驢之技止於此鄭不滅許何為哉紀恃魯而悞於魯黃恃齊而悞於齊許恃楚而悞于楚此可為恃人而人不足恃者之戒也或曰鄭許紛紛之訟子何以折之許曰予舊國也鄭曰予俘邑也余當以左氏之言為案春秋之初書曰鄭伯入許

春秋之終書曰鄭游速帥師滅許當以仲尼之筆為斷余請為之辭曰滅許之臯在鄭誤許之臯在楚恃楚不事鄭之臯在許聽鄭人滅許之臯在晉

齊伐楚例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嗚呼此一役也齊侯二十餘年之智慮所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侵伐之所無論五伯者嗶嗶然曰桓公曰桓公其在此乎然則侵蔡伐楚書遂者何蔡自北杏以後不與會盟聲兵問臯蔡其何辭何必潛師而為侵荆自敗蔡以後屢為不道正名定臯楚當首師何必先蔡而後伐吁不然陳蔡鄭許密邇荆蠻蔡居汝水之南實為楚人門戶之蔽召陵之役陳從

宛丘之道通許從則許昌之援集鄭從則虎牢之關未閉獨蔡之即夷為齊師南北之擾吾將聲兵討蔡楚必救之救兵具至吾不下蔡何及於楚不若輕兵以侵之蔡人倉卒聞諸侯之至不暇告楚而奔潰不可復支矣蔡道既通遂事而伐楚楚人亦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况楚人憑陵中國三十餘年諸侯莫敢南向而誰何一旦聞蔡潰而己倉皇四顧欲守險則陘者先君蚡冒建國之地已為諸侯有欲戰則狼顧恐江黃之議其後所以有屈完之如師與經書侵而遂伐神速而不留也伐而書次持重而不迫也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克敵而不驕也吁此固齊侯節制之師而管仲教之也

晉楚兵爭例

僖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

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嗚呼召陵以前齊師之伐例稱人至召陵而齊君始爵召陵以前會齊師之伐例不過二國至召陵而八國始同役二十餘年養威持重輕兵薄賦以寬民力一旦問楚力有餘而氣倍之楚人懼不敢動此召陵之偉績也余嘗論桓公中才之主無管仲則繩墨放管仲伯者之佐無桓公則他人不能用不及時謀楚且寬為二十五年規模以治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設桓公管仲有一不幸若楚何哉顧公之心未嘗忘楚第內安諸夏外攘戎狄二十五年之久猶不覺其忽遽也蓋諸侯不安則楚不可圖桓公所以先合諸侯而後伐楚楚人

時也其間或有強有力者出與楚戰諸侯不欣欣然視之如歸乎况城濮之役晉楚雌雄未戰先定楚師連年暴露民不獲息肩不足以當秦晉方銳之氣子玉剛而無禮志驕氣盈不足以敵齊宋必死之鋒以驕將御疲兵多愈見其敗楚子少與之師而欲與四大國相馳驅其勢不大懸絕邪吾諒晉人惟恐楚人之不戰也多方以怒楚始則輕兵侵曹以示楚之緩繼則重兵伐衛以聲楚之急楚人救衛果墮其謀晉遂卷甲疾趨入曹而執其君矣楚人徬徨顧盼不知所為謂晉侯已侵曹矣不知伐衛之又晉侯也謂其已伐衛矣不知入曹之又晉侯也春秋屢挈晉侯文繁而不厭或者賞晉侯之功而又辜晉侯之譎與執曹畀宋楚怒已甚宛春見辱誰能堪之然後退師三舍陽以報楚子之惠陰以示子玉之怯而鬪勃之請戰必矣以四大國之師而萃其一軍其畏不敗乎

此一役也楚人請戰晉侯書及春秋誅意之筆也嗚呼齊桓
 屢盟屢會而後為召陵之役既得諸侯而後伐楚也晉文一
 戰勝楚而後為踐土河陽之會既勝楚而後得諸侯也非其
 時異而事不同邪然則以時而論則桓公之創伯難文公之
 繼伯易以事論則桓公之成功遲文公之見效速以心術論
 則桓公正而不譎文公譎而不正

晉伐齊例

宣十有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
 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袤

襄十有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有九年

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

哀十年晉趙鞅帥師侵齊

嗚呼隱桓之世天下之強國二莊僖之世天下之強國四成
 襄以後天下之強國六設吳越不死戰國之稱雄者不知其
 幾余讀春秋而悲天下之為戰國久矣秦楚吳越俱不足論
 致齊晉兵交之由而知中國之兩強不相立也齊桓之子孫
 雖不足以繼伯而每每不平於晉晉文之子孫雖號為繼伯
 而亦不敢責備於齊齊桓伯業已積漸於僖公小伯之時其
 行事之規模與收伯之功烈大非僖公之所可望南伐強楚
 北伐山戎西會葵丘東會于淮三十餘年之經營天下者略
 徧獨晉人盟會所不及征伐所不加執虞滅虢此誰之臯略
 不以一矢相加遺何邪諸侯固避晉之強也孝公衝取穀之
 怨合晉師以却楚豈料城濮一勝晉伯遂成踐土翟泉兩會

借來吾諒齊人本心必有勉強不獲已者矣我伯國之餘也縱
自輕奈辱先君何自後晉人大盟大會齊君大夫不復從者四
十有六年齊人不道虐執天子之使辱我叔姬憑陵我西鄙魯
人兩告於晉晉不一問於齊晉之視齊猶向也齊之視晉也
齊惠結魯以抗晉魯宣舍晉而事齊天下幾有兩伯郤克使
齊齊晉之憾始開斷道一盟齊魯之交始散一笑興師生靈
何辜春秋書七大夫戰一齊侯鞏之敗吾不爲齊侯羞爲列
國之諸侯羞也齊以師徒撓敗之餘少殺其勢俯首帖耳於
蟲牢馬陵之盟自是以後黽勉聽命豈其本心戚之役以國
佐至打之役以崔杼會晉亦喜於得齊何暇屑屑計此哉悼
公五會三駕諸侯親往齊獨以世子當之晉亦苟焉不敢爲
責備之語光列於諸侯卒使齊人得以藉口蓋其平日憤憤
不平之心不欲晉伯勢力不至不得不來悼公末年伯心稍

倦則有我北鄙之伐平公新立湟梁之盟高厚已有異志矣
十有七年君伐我而圍桃臣伐我而圍防非以弱魯正以陵
晉平公合十二諸侯環其城下而攻之經書同圍蓋仲尼特
筆之文以著齊環不道之辜也繼是澶淵商任沙隨等會莊
公又親辱於諸侯矣雖然齊猶未也以勢力強大之齊而役
役於地醜德齊之晉豈其甘心哉沙隨之明年伐衛伐晉以
報東閭之役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生平修怨之志
始快攷春秋自非秦晉世世之讎誰敢執戈而與晉角晉人
曰晉楚齊秦匹也楚人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宋之盟戰國
之兆也嘗記景公如晉飲酒投壺晉人已有齊君弱吾君歸
弗來矣之言至召陵侵楚以後諸侯相顧莫敢先叛齊及鄭
盟于鹹及衛盟于沙又及魯盟于夾谷率衛侯次于五氏于
垂葭以伐晉而諸侯遂無伯矣嗚呼諸侯之有伯固非王室

之幸諸侯之無伯又豈世道之福春秋於五氏垂葭之役不
 書伐而書次聖人重絕晉之文也晉國將分莫適為主至哀
 公十年趙鞅始帥師侵齊以報之亦足以見公室之大弱晉
 固失伯景公輕躁如此豈得為諸侯盟主哉徒以促天下之
 無伯而春秋終焉且夫齊國之大不減於晉晉文之盛不及
 桓公後世子孫惟悼公稍有聲績其餘齊晉數君不大相遠
 晉獨得以世伯者大抵其國以教訓獎拔風俗人才世出樂
 卻胥原狐續慶伯韓范趙魏之徒支持伯業與春秋相為終
 始此亦晉人深慮遠思之意以齊桓之事為覆轍也桓公有
 管仲而無繼所以無世伯之資景公有晏子而不用所以無
 復伯之績孰謂區區伯業而可無人為之乎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齊桓其有焉其車既載乃弃爾輔景公其有焉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晉文其有焉

秦晉兵爭例

僖十有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原河西之地

三十有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函關之地

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河西之地

伐晉傳云取王官及郊杜云皆晉地王官在河東四年晉侯伐秦傳云圍祁新城杜云秦邑按祁新城三年秦人

伐晉傳云取王官及郊杜云皆晉地王官在河東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云敗秦師于令狐至于

十年秦伐晉傳云春晉伐秦取少梁按地在河西杜云在馮

十有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按地在河東其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秦與二年秦師伐晉傳云遂圍

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不書地十有五年秦人伐晉無傳

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傳云諸侯式十有三年公自京師故也不書地

通志堂

春秋列傳卷二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

秦傳云戰于麻隧按地在河外

襄十年晉師伐秦

傳云報其侵也不書地

十有一年秦人伐晉

傳云濟自

輔氏杜云自輔氏渡河在河外

十有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

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伐秦

傳云及涇不濟按涇水出安定至京兆高陸縣入渭

嗚呼秦之先其得為諸侯乎車鄰一詩美秦仲也以字配國無爵命之稱不過春秋邾儀父蕭叔之類然秦之強大實始於此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已欲漸進於諸侯矣然而猶未也襄公將兵平戎取岐豐之地受顯服駟鐵之詩有曰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國人始尊之曰公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國人始呼之曰君又且矜其車甲以討西戎駸駸為西方之強矣然而猶未也盟會不同聘問不通春秋七十

有五年未有以秦事見經者方是時天下惟齊楚為強而晉亦未之聞也至僖公十有五年書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增天下之強國而四此春秋之降而戰國之萌也歟是役也秦伯首戎晉侯書及春秋以晉侯之志為此戰也獲晉侯若匹夫然吾甚為諸夏羞前此春秋秦晉略之一旦以夷狄獲諸夏之君其威足以動天下矣是年晉侯歸不書春秋不予夷狄專廢置之權也首納夷吾齊桓猶在繼納重耳穆公已有伯視諸侯之心豈料城濮一勝晉執牛耳穆公已有憤憤不平之志與晉周旋一無所得大恩易怨人情之常春秋於圍鄭之役晉文貶而人之秦穆貶而人之志二國兵爭自此始矣晉文艱難險阻十有九年穆公畏晉猶隱忍而不敢發襄公新立未免以童稚目之不聽蹇叔千里伐人襄公出其不意衰經即戎要諸殺而敗之穆公始謂晉文不死矣殺陵悔

過若不自容奈何秦誓猶新遂為彭衙拜賜之師晉師才報是冬晉人伐秦又為濟河焚舟之役言出自口而又食之皆其不能懲忿窒欲之過至文公四年晉侯伐秦秦伯始踐誓言斂兵不報春秋以是高穆公也康公不顧晉錫之愛納不正以伐其喪趙盾不顧先蔑之請不謝秦而與之戰春秋於令狐之役兩責之康公不悛又興忿兵以伐晉文之十年春秋於是再狄秦矣河曲以後俱無足論但晉自失伯秦亦不競十有六年楚人秦人滅庸兩雄始為犄角之勢楚雄於南與晉抗伯秦強于西以為楚援自是秦之伐晉者四蓋以分晉人治楚之師晉之伐秦者乍勝乍負無大得志焉爾春秋深惡二國之爭韓原之戰猶舉秦爵戰殺以後凡將無君大夫皆書人者春秋所以狄秦也僖之三十有三年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晉猶自別於姜戎宣之八年書曰晉師白狄伐秦晉

卒無別於白狄春秋所以狄晉也二國兵爭六十有九年直至襄公十有四年伐秦之役二國兵爭之文始絕晉尚有志於諸侯秦人不復濟河而東矣傳載秦哀公救郢却吳惟此一事外未聞加兵於諸侯閉關不出務農訓兵坐以待天下之釁其為志豈淺淺邪他時囊括天下之規模已在此矣蓋嘗讀書至此覘秦人之心非諸侯及也且夫未有秦風以前秦猶附庸之微也秦風數詩詳著秦室始大所以列為諸侯之始未有秦誓以前秦猶諸侯之雄也秦誓一篇深許穆公悔過所以進為王道之漸詩以諸侯許之書以王道許之春秋兩以國挈秦者所以惜其終為夷狄之歸春秋非固以夷狄待秦者岐豐之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襄公一以勇力驅之慷慨激烈忘生輕死讀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之詩令人壯而悲之夫周自后稷公劉世世積德至武王而有天下秦

自秦仲襄公世世積威至始皇而有天下計其修短亦積德積威之所致也嗚呼春秋之晉至戰國而分為三三晉至始皇而合為一不特為三晉歎可為諸侯歎不特為諸侯歎可為一周歎秦之亡抑不足歎也已

關

曰焦曰瑕曰華陰曰華陽曰桃林曰桑田皆在關之左右者也秦師之由陸常必由之所謂穀有二陵乃函谷之間也按地理其關東接滎池西連荊獄北濱河渭南鄰西號自東陵至西陵凡三十五里東則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則石坂十有二里險絕不異于東穀此天之所以限雍豫之地

河

曰涇曰沂曰麻隧曰剗首曰令狐曰桑泉皆在河之左右者也秦師之汎舟之役必由之案其地理河之西謂之龍門西河而涇屬渭汭之水入焉河之東謂之大原岳陽而覃懷衡漳之水入焉其西有韓原有少梁城有莘城有北徵有祁新城皆近於彭衙者其東如晉陽如歷山如涑川如王官如解梁城皆依于河曲者河水瀾瀾一

彭衙

昔文王親迎于莘在洽之陽即此彭衙之地秦師自雍以伐河西凡七百餘里而至彭衙按地屬郃陽縣西北有城

河曲

昔成湯伐桀升自陟即此河曲之南按地屬蒲坂縣之南秦師自雍以伐河東凡六百五十餘里而至河曲

春秋提綱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提綱卷第三

侵伐門

吳楚越兵爭例

成七年吳入州來 楚邑

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十有四年楚公子

貞帥師伐吳 二十有四年楚子伐吳 二十有

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人伐吳 十有三年吳滅州來 十有七年楚人

及吳戰于長岸 二十有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

許之師于雞父 二十有四年吳滅巢 三十年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二年吳伐越

定二年楚人伐吳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五年於越入吳

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攜李

哀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三年於

越入吳

嗚呼甚矣晉人之以計中吳也始則教吳之叛楚而通其交終則俟楚之釁吳以絕其好甚矣吳人之以計中楚也始則攻楚之與國而令其疲終則去楚之與國而令其孤至今讀春秋者徒知吳病楚而已不知其謀楚之巧徒知晉通吳而已不知其譎吳之深也我宣公之八年楚人疆舒莒盟吳越而還吳之為楚役舊矣吳未始叛楚也而教之叛楚吳未知戰陳也而教之戰陳吳未嘗會諸侯也而誘之會諸侯蒲之役

不至鷄澤之役不會跨海求好此非吳人之本心鍾離善道戚相之數會中國每汲汲焉於吳者以晉方謀鄭楚驟爭之念諸侯莫可以制楚獨吳居肘腋能為楚患晉唯恐吳之釁不亟也州來之入吳始挑怨于楚鳩茲之克楚復結釁于吳兩雄相持莫肯先下晉遂得從容三駕以伐鄭楚不敢爭者畏強吳也其後也蕭魚以後楚方忿吳不復問鄭晉已得鄭不復恃吳昔也招而進之滕今也麾而置之地特未有辭耳襄公十有三年吳伐楚喪釁日已稔晉之謀國者亦曰吳日有事於楚不幸楚伐吳吳請師以救吾其能興師數千里以救之乎又不幸吳伐楚吳請糧以濟吾其能告糴於諸侯以予之乎從之我疲於奔命不從吳易以生怨不如因其伐楚喪也而退之我直彼曲不復有辭矣故十有一年會蕭魚十有四年會于向者晉不復恃吳故也不然無瑕可以戮人襄

之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同伐鄭喪使鄭人得以藉口尚何責於區區蠻夷之吳也哉此吳人墮晉人計中者也噫孰料楚人墮吳之計也哉楚無陳蔡鄭許則不能抗衡北方無荊州羣蠻則不能自保其國隨人叛則不得志於漢東庸濮叛則申息之門不啓僻在荊山與蠻雜居號為長雄一有反噬徬徨四顧吳直海濱一微國耳以封境之大孰與楚以兵力之強孰與楚一旦伐巢伐徐又入州來楚人之右臂幾斷一伐以子重襄三再伐以子囊襄十東奔西救竟不得息肩子囊將死襄十四年傳凜然有朝夕及郢之憂然猶大夫奔命未聞楚子之親辱于吳也襄二十有四年楚子伐吳以無功返吳人自此有輕楚之志二十有五年吳子攻巢殪於一矢吳人自此以大夫一以國君伐吳未聞楚子罷諸侯以有事於吳也楚

靈怙其強暴卒會申之諸侯大而若陳若蔡若許小而胡沈頓夷之屬疾鞭而戰之明年又驅徐越而來謂目中必無吳矣卒不得志而去又明年遠罷有房鍾之敗楚人罷勞轉徙忘寢與食卒不能堪而為乾谿之事則吳人以計疲楚之效也熊居以來吳張益甚向者伐巢今遂滅巢向者伐徐今遂滅徐向入州來今遂敢於滅州來而楚人之藩籬空矣一戰于長岸而楚師敗再戰于鷄父而六國之師敗楚人之黨與盡矣吳且用伍員之計多方以誤楚楚人自往伐於定公之二年諸侯不來吳已策楚之在其掌握中矣柏舉之役春秋不書入楚而書入郢者楚以羣蠻為國羣蠻盡則惟郢存焉耳傳自伐郟以後侵楚伐楚歲不絕書經獨不書吳伐楚之文惟諸樊墮巢書伐楚以致其志其他書入州來滅州來滅巢滅徐而遽以入郢書者吾是以知楚人以諸蠻為國也雖然

吳方在楚越又入吳何禍亂之相尋至此邪楚靈率諸侯伐吳越大夫壽過會其役楚子率舟師略其疆越大夫胥犴出勞王則越之仇吳楚實使之昭之三十有二年吳始以伐越書定之五年越始以入吳告十有四年越又大敗吳于檣李上國諸侯方以吳為憂不知東南又有一越矣勾踐歸玉帛于吳歸臣妾于吳如秦牲牢俟日而用之黃池之爭未已越已輕兵間道造其國都矣此又非越人之以計中吳邪嗚呼吳以計中楚越又以計中之吳以力勝楚越又以力勝之春秋書於越入吳於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黃池之後戒哉戒哉好用兵亟戰者宜有以鑒乎此

齊伐魯例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七年及齊師戰于奚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僖二十有六年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齊人伐我北鄙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文十有五年齊人侵我西鄙 齊侯侵我西鄙
十有七年齊侯伐我西鄙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襄十有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十有六年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有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

北鄙圍防 十有八年齊師伐我北鄙 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同圍齊 二十有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二十有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

定七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公侵齊公至

自侵齊 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有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

績獲齊國書

嗚呼魯天下之望國也立乎諸侯有冠冕佩玉之氣象諸侯之所尊敬而未有謀害之者齊我乎大邾莒我乎小之三國者曷為屢以侵伐書邪攷之經邾之伐我必南鄙邾在魯之

南者也莒之伐我必東鄙莒在魯之東者也齊之伐我必西
北鄙齊在魯之西北者也然而邾小於莒莒小於魯俱非魯之所畏服焉者獨齊視魯為大其為魯患亦不細予得而備論之春秋之初齊魯為敵國齊不弱魯不足以強齊春秋之中齊晉為敵國魯不恃晉不足以庇魯春秋之末齊吳為敵國吳不得魯不足以伯吳齊強而魯之衰也晉強而齊之衰也吳強而晉之衰也此三變不直係之魯王室諸侯中國夷狄之盛衰皆於此焉係吁可畏哉魯入春秋首交邾宋次挾蔡衛與齊鄭為敵國鄭來輸平正以離宋魯之黨繼盟于艾又以合齊魯之交伐宋入許何役之不從至桓公之三年又使姜氏撫有其國人見齊君之汲汲於魯不知魯國之強正齊君之所甚忌也郎之戰胡為乎來哉奚之役何辭以加我哉不過加兵於魯以弱之也猶有公子彭生拉幹之事安得

而加之公不惟弱魯而又弱周莊公不於此時礪復讎之戈
 低首下心忍與之周旋諸兒既死春秋始有公伐齊之文不
 書納糾人或疑其復讎上書納糾下書葬齊襄公子同萬古
 有餘臯矣乾時之敗公幸而免既為公諱師敗績尚何足諱
 哉我師敗績之後魯弱不可復振長勺之勝無補於事齊伯
 將興魯何能為役役會盟猶未免於三國之計至孝公齊少
 懦矣西鄙之侵來不敢禦追又不敢及僖公之恥莫大乎以一
 國畏矣此非懲莊公乾時一敗而然邪齊又不道伐我北鄙且
 國內豈不足乃卑卑然使東門遂奔荆蠻以請師雖有伐齊取
 穀之功不足以蓋用夷變夏之臯魯乞師於諸侯春秋不書
 此特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魯之衰可歎也已晉人世伯傲
 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晉是望齊人兩侵一伐晉曾
 不以手援之公及宣公甘心向齊會於齊朝於齊從伐萊於

齊惟得免於討之為幸晉人畏齊晉之匹兵出勝負猶未可
 知文十有五年齊人侵魯明年魯受齊盟晉置齊魯於不問
 者二十年卻克忿惟房一笑之辱請伐齊不許請以其私屬
 不許無他畏齊晉之匹也斷道一盟方爾北鄙之伐何為臧
 宣仲如晉乞師其時卻子為政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不然晉
 人詎肯為魯出師邪魯人掃竟興師四卿並出此一役也將
 封疆社稷是以若其不捷晉之表裏山河固無害魯在齊之
 宇下其危哉其患顧不特西鄙北鄙而已春秋內大夫會伐
 例不過一卿此書四卿帥師會晉卻克見魯於是役凜凜也
 一戰勝齊遂取汶陽魯則快矣齊君之怒猶未已也以晉故
 蓄憾於魯而不敢泄者三十有二年悼公末年晉伯已怠平
 公新立未狎諸侯襄十五年以後齊侯伐我者四而書圍者
 三高厚伐我而書圍者一繼又用大師以加之我者一春秋

稱君臯其君也稱其大夫臯其大夫也稱師臯其師衆也此
所以致諸侯同圍之師歟余謂魯之仰晉也常急而晉之救
魯也常緩文十五年齊人病我不即救後二十有二年始有
鞏之師非救魯也卻克爲婦人之笑辱也襄十五年齊又伐
我不即救後四年始有東閭之役亦非急魯也唯荀偃之妖
夢是踐也襄之二十五年崔杼來伐齊人摩厲以須莊公矣
不善之積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昭公暨平齊魯得以無事景
公乘晉氏之失伯也兩使國夏來伐我定公於是爲夾谷之
會向暨齊平猶不得已今及齊平我欲之非不得已諸侯無
伯之辭也齊方得魯豈料吳人勢強力大又有過於齊者哉
哀公八年吳伐我爲城下之盟而還魯自是役屬于吳不敢
二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又會吳伐齊吳召魯而魯往會之
也艾陵之戰上書公會吳伐下書齊及吳戰而公不與焉者

豈非吳人伐齊未知其曲折但使魯人鄉導之乎是故吳之
伯魯成之也余不暇於邑於吳而獨於齊魯乎責備之春秋
自僖以來齊人侵伐之筆相望於史魯獨三書侵以報之兩
書至以危之魯畏齊不足以爲魯矣自哀以上書齊人伐我
西鄙否則伐我北鄙鄙者猶有遠魯之辭哀十一年獨書國
夏帥師伐我已有直至城下之辭齊之迫魯已不容魯矣雖
然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亦不必論春秋告夕晉伯已衰齊當
伐魯而失之者一魯當伐齊而失之者亦一季氏逐君君自
歸於齊使齊人鳴鐘鼓以討意如之臯復昭公於國執意如
歸之京師則天下之伯當不在晉而在齊奈之何信梁丘據
之邪言而止爲惠不終齊之失伐魯者一也陳恒禍齊夫子
沐浴而朝請討之使魯人建旆於齊問簡公之故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何患不克天下之伯當不在諸侯而在魯奈之何

四百九十七
制於三家之權臣而止則見義不為魯之失伐齊者一也嗚呼齊魯而如此將王者之事不止一伯耳孟子何以曰春秋無義戰

魯伐邾例

隱七年公伐邾

桓八年伐邾 十有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

僖二十有一年公伐邾 二十有二年公伐邾取須

句及邾人戰于外陘 三十有三年公伐邾取訾

婁 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 遂城郛 十有四年邾人

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襄十有五年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七年邾人伐我

南鄙 十有九年晉人執邾子 取邾田自漵水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

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仲孫

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嗚呼魯之於邾三臯焉黨強而凌弱不義間大而伐小不仁舍內而圖外不智藐焉一邾介於齊宋魯之間將恃大國之安靖已翦為仇讎豈惟邾之臯吾讀春秋初年之簡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公伐邾深歎夫春秋諸侯之盟俱不足恃也春秋之初宋魯一黨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六年鄭人來輸平而魯猶未能忘情乎宋也故為宋伐邾以媚之鄰國相望擇其強可以托交者是從魯之執事豈其顧盟桓十有七

年公及邾儀父盟于雒矣春盟而秋伐之盟安在哉左氏於
 隱七年之伐邾為宋討於桓十七年之伐邾為宋志然則魯
 宋役耳邾人兩受魯盟無一足恃自後凡伯主齊盟之外不
 復受盟於魯者一百六十有五年則黨強陵弱不義之罪隱
 桓二君實當之北杏之會邾人實來齊伯三十餘年邾魯之境
 得以少事宋襄代興曹南之盟僖十年邾首從之介恃宋公以憑
 陵諸侯蕞爾小國乃使鄆子會盟執鄆子而用之邾不有宋
 何恃乃爾鄆魯之親也魯以宋人方伯之故猶未之問奈何
 又討須句傳僖二十年邾人咸須句舉皞濟之祀而墟之魯至是始不能堪矣
 僖二十有一年楚執宋公于孟公乘齊伯之不復也宋人之
 有楚患也今年伐邾明年又伐邾嗚呼邾可伐也魯獨為無
 辜邪春秋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果以伐邾為是則僖公
 宜得崇明祀保小寡之喪矣今其書但與伐國取邑之辜同

則魯君之利在於取須句不在於復須句邾取而邑之魯又
 取而邑之耳春秋誅意之筆可欺也哉外陘之役春秋諱之
 僖公乘時微利自取喪師之辜大為諸侯羞迨晉重耳告終
僖三十三年之明年秦師新退公伐邾取訾婁猶未快也又有襄仲
 之師晉驩告終文七年之明年嫡嗣未定文又伐邾取須句猶有
 懼也又為城郛之役未免間大國以凌虛小國文十有四年
 邾有南鄙之伐我自惠伯之師二國之憾未釋也不五年邾
 子來朝宣元年邾豈忘前日之怨而下魯哉是時宣公折節事齊
 而邾亦齊屬也以齊故邾魯釋憾僅僅十年乘齊有惠公之
 喪伐邾而取繹宣十年遽使子家如齊謝伐邾之罪人亦有言抑君
 似鼠晝伏而夜動則間大凌小不仁之辜僖文宣三君實當之
 成公以後邾常役於齊齊服晉則邾亦服魯五年齊與蟲牢
 之盟邾子明年來朝十七年齊與柯陵之盟明年邾又來朝

無他齊服於晉故也齊君叛晉則邾亦叛魯襄十五年齊侯
 伐魯鄙之北則邾人攻其南十七年齊侯伐魯鄙之北邾人
 又攻其南無他齊叛於晉故也受命於齊而來伐魯邾人之
 臯猶滅於齊魯告於晉晉人為執邾子襄十年亦足矣魯何為而
 奪之地取邾田自漵水亦多矣魯何為而又伐其國襄二十一年仲孫速伐邾蓋
 是時三家專政公若不聞公直寄生之君耳襄公二十一年在晉季
 孫敢受庶其之地昭公在乾侯季孫又納黑肱之邑二十一年襄公
 以後邾多叛臣襄二十三年邾畀我昭二十七年邾使唯魯受之唯春秋誅之歷見其
 以惡黨惡之臯隱公行朝禮于魯奔定喪于魯將何以臯哀
 公元年一卿伐之二年三卿復伐之魯擊柝聞於邾一撮之
 土寧不相容向取邾田猶以漵水為限今自漵以東并取之
 且曰及沂西田取而言及浸淫無厭之辭也不思公室四分
 為日久矣雖取百邾無益於魯沂漵何為舍內圖外不智之

臯襄昭以下之君實當之余嘗論之魯之取邑於邾為多魯
 卿伐邾於哀為多至哀公七年書曰公伐邾嗚呼魯自宣公
 十有八年公自出伐之文絕矣今公伐邾不知公之為季孫
 歟季孫之為公歟以邾子益來不知公之為邾子歟邾子之
 為公歟吾不忍言之也

春秋提綱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提綱卷第四

侵伐門

魯莒兵爭例

僖元年公子反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桴

宣四年公伐莒取向 十有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

伐莒

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 十年莒人伐我東鄙

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

遂入鄆 十有四年莒人侵我東鄙

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季孫意如

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嗚呼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之兵爭非聖人所願聞也非有吳楚之僭竊非有戎狄之強暴上關乎王室下關乎世道者當引

諸侯之師一大治之使屈服乃止若諸侯疆場之事當遣一
 介以讓之不則告方伯以正之又不從則方伯告於天王以討
 之諸侯之自為國者其亦曰小事大字小而已其亦曰完其
 守備以待不虞而已而況堂堂周公伯禽之魯諸侯之望雖
 齊晉不及也焉用自播揚焉下與邾莒為尋常之爭顧不可羞
 邪余嘗論唯貪功之君以服小國為美名唯專權之臣以取
 小國為實利名未必可取利未必可得其自辱多矣莒子之
 諛號與其臣之名氏不登於春秋之版微之也春秋之初未
 有書諸侯之入人國者而入國自莒始隱二年未有書諸侯之伐
 國取邑者而取邑自莒始隱四年天王不問方伯不討循致其強
 浮來隱八年曲池桓十年之盟魯人甘心焉雖然以其盟猶愈於爭
 無傷也莒以慶父之故求賂乎魯魯若修文告以却之何患
 無辭季友帥師敗之酈獲莒挈而俘之此皆非王者之師仁

義之舉徒以舉二國之兵釁而已以莒人負恃其強然猶二
 十八年不敢逞尺寸之憾於魯者以齊宋之伯迭興而魯亦
 大國未可動也迨僖公二十有五年衛人始平莒於我洮之
 盟魯人以為莒卿也而不足明年向之盟僖二十六年必得莒君而
 後已魯人之汲汲於莒亦非樂為此者外陘之役僖二十二年南已
 喪師於邾不欲東結怨於莒更生一敵以為魯患也之二盟
 也其亦僖公不獲已而就之邪雖然以其盟猶愈於爭無傷
 也自後魯莒得以少事者三十有二年未必非衛侯一執牛
 耳之力宣公不繼前好以親仁善鄰莒邾有釁當敬行其禮
 道以文辭釋二國之憾而鳩其民君苟有信於齊乎何賴春
 秋書公及齊侯亦有挾大凌小之意不書莒及邾平而書平
 莒及邾宣四年又見要盟無禮之臯公之心初以二小國為公耳
 平而不得則怒怒而不已則兵於是伐國取邑之事隨之是

魯本欲釋邾莒之憾反不能釋魯之憾無他貪功好名之志有餘而大公無私之道不足也不七年歸父會齊人伐莒豈怒莒未怠猶至此邪我成公七年公孫嬰齊如莒弃惡同好以幸東鄙之無事莒亦畏我大國退焉聽命而不敢較蓋自襄六年莒人滅鄆臧紇救鄆敗諸駘莒人遂謂我之不能師也稱兵以伐我者三年襄八年十潛師以掠境者一襄十年葢爾小國襄公以前猶未至此寧非侏儒喪師以辱社稷有以來之乎魯君飭疆吏以備其不虞遣行人以告之大國如是足矣季孫不忍忿怒之心於十有二年莒人圍台之役救台遂入鄆蓋亦怒蹊田而奪之牛者夫伐國圍邑固春秋小國之所未嘗受命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亦春秋臣子之所不敢春秋之義寧可無邑不可無君救者之臯猶有甚於伐者之臯矣莒人為是報入鄆之役干戈相尋直至二十年仲孫速會莒盟

于向二國始懲其忿以相宥也魯又不祥背弃盟誓莒人有密州之禍季孫有取鄆之師鄆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叔孫也設微趙孟之請則見戮於會誰實使之又五年季孫受牟夷之邑叔弓敗蚡泉之師牟夷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公也設微范宣子之言則見執於晉誰實為之季孫專利不顧上不君其君下不親其親何暇顧一莒而不以為利哉愚按魯莒之爭不過向鄆二邑當隱公之二年莒入向桓公之十有六年我城向向猶有爭也宣公乘邾莒之怨也而取之向於是偏屬於魯當文公十有二年城諸及鄆襄公十有二年救台遂入鄆鄆猶有爭也至昭公之元年乘密州之禍也而取之鄆於是偏屬於魯取向取鄆外復何求昭公十年季孫又伐莒而取之鄆小人之腹其有屬厭乎莒人愬晉平丘之執臯足以當季孫之身惜夫晉人不以為戮而歸之也不然天去其疾矣豈

其失魯而欲以莒疆之千社為臣

宋伐曹例

莊十有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僖十有五年宋人伐曹 十有九年宋人圍曹

宣三年宋師圍曹

哀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六年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宋人圍曹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宋公入

曹以曹伯陽歸

嗚呼曹文之昭也入春秋來其國趨於奢陋其君安於媮弱故春秋於曹無特筆之文其事大國最謹其與小國無怨故曹於春秋為無臯之國藐然在宋之宇下得保首領以沒其敢爭尋常以盡其民不幸從齊討北杏之會以府宋人之怨者幾二百年吁此豈曹人之臯哉齊桓始伯召師於曹不

則移伐宋之師而加之曹從之則以從齊之故而蓄怨於宋進退臯也為謀實難況是時上有單伯之會伐下有陳侯之偕行若以為臯不獨一曹曹亦不料宋人之怒至此也二幽之役宋既在會曹不得從厥後齊桓稍進曹於會盟之末其爵固宜班在鄭伯之列何乃常抑於許男之下原齊桓之心不過欲抑曹以謝宋耳終春秋盟會因仍不改則齊桓之私心實啓之末年伯業少衰曹已蒙伐齊桓朝計於諸侯宋師夕至其城下伐喪不義修怨不仁僕僕然驅一曹而來不知宋既修怨於齊其肯釋怨於曹哉曹南之盟曹人雖在識者規其他日之必不免前以伐書後以圍告宋人之加兵於曹者浸重向非執于孟賁于泓有荆楚以為宋患則宋人得志入曹以歸之事豈待春秋末年而後見邪抑人亦有言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宋自桓公以來今幾世矣我宣公之三年宋人

聞晉之有楚患也與師圍曹雖曰報武氏之亂實則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宋雖無曹猶憚伯主曹猶恃晉自庇其國臯鼫一盟諸侯互裂鄭敢於滅許蔡敢於滅沈陳敢於滅頓宋猶隱忍置曹於不問者諸侯惟宋事晉故也洮之會宋既無晉豈復有曹一伐以樂旣再伐以向巢伐而不已則圍圍而不已則入振鐸之宗社墟矣夫自宋人憾曹一百八九年而加兵於曹者三會洮以至入曹相去九年而加兵於曹者四吾是以悲天下之無伯也雖然曹亡非宋之辜也曹之先遠君子親小人其來已非一日僖負羈賢臣也不能用公子會好禮君子也使出奔子臧社稷之鎮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赤芾三百彼何人斯吾觀曹風之詩有四而譏其遠君子親小人者二此固詩人一時諷詠之言至曹伯陽卒用公孫彊而亡其國詩人之言深矣春秋無宋公滅曹之文者曹自

取之也左氏浮誇乃謂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若冥冥之中陰有以使之者使後世人君用小人以敗其國而卒諉於天數者必左氏之言也夫

齊晉伐狄例

莊二十年齊人伐戎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三十

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 三十有三年晉人敗狄

于箕

宣十有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十有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 十有二年晉

人敗狄于交剛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十有二年晉伐鮮虞 十有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有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晉士鞅帥師伐鮮虞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戎患國二

莊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二十有四年戎侵曹

狄患國八

莊三十有二年狄伐邢

閔二年狄入衛

僖八年狄伐晉 十有一年狄滅溫 十有四年狄

侵鄭 三十年狄侵齊

文七年狄侵我西鄙 十年狄侵宋

嗚呼戎狄之患文武之世未免有之詩自采薇治下以外歷道獫狁孔棘之辭才一章及於西戎而已春秋載戎患之國二狄患之國八則狄患視戎患為尤甚自古然爾蓋北狄之性殘忍悍鷙尤甚於戎其為中國患亦甚於戎春秋正名之書於戎曰山戎北戎姜戎雒戎戎蠻陸渾之類於狄曰赤狄白狄潞氏甲氏留吁之類深惡他族之滋實偏處此與我中國共有此土也然夷狄之患不足憂戎狄黨楚之患深足憂戎起於西狄起於北得以緩齊人討楚之師狄強於北秦強於西得以窘晉人治楚之計秦楚戎狄俱弱而晉卒輸伯于吳則春秋於是終焉耳魯惠以來三世修好桓隱一君踰歲即盟以堂堂周公之魯而制命於東郊之戎公及之盟不以

為諱莊公不尋舊好而戎人敢為濟西之患虐執王使隱七年而衛人不能救廢置曹君莊二十四年而方伯不敢問后稷封殖天下實誰制之不得不攷其故蓋自莊公二十年齊人伐戎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自是戎終春秋不為大患矣齊侯獻捷之明年狄人伐邢越二年狄又入衛止一戎而生一狄齊侯始付之無可奈何次聶北城楚丘聊以紓邢衛之目前姑且置狄人於度外以戎狄故齊人不得南向而問楚者二十有五年入蔡伐鄭竟莫之恤至戎狄少戢中夏少安然後為召陵之役識者已恨其晚茲非戎狄迭起有以牽制之歟召陵服楚狄人不敢睥睨諸侯者四年桓公經營諸侯唯晉不來齊不敢伐狄敢伐之伐晉固有輕齊之心溫王畿之諸侯滅溫僖十年又有輕周之意借曰晉遠諸侯齊置不問溫王畿也臯無所逃不合諸侯以討狄臯乃召許男以同伐北戎僖十年不知孰重孰

輕孰急孰緩邪無何衛僖十年鄭僖十年又以侵告楚人間中國之狄患滅黃僖十年伐徐僖十年勢又張於前日矣桓公屢駕伐戎之功不足以贖終身縱狄之臯使為諸侯他日憂也桓公云亡僖十年楚狄交熾敢假義以救齊僖十年敢示威以伐衛僖十年敢被駸左衽與諸侯盟僖十年諸侯無歲不有狄師亦無歲不有楚患春秋子楚而人狄蠻夷之強至此哉城濮之役一戰勝楚意狄人為是震懾不敢復謀不數年侵齊僖十年圍衛僖十年文公尚在不反命大為晉恥故文公以後狄患尤甚于僖公以前之年僖十年侵我僖十年侵宋僖十年侵衛僖十年良以諸侯無討故也加以秦人世仇屢為晉梗晉人北顧則有狄西顧則有秦諸浮之會僖十年豈為他人唯秦狄是憂使楚人得恣睢于浪淵僖十年壺丘僖十年厥貉僖十年之役諸侯盡為之有新城之會僖十年僅僅僖十年

收拾旋又失之宣元年伐鄭六年侵陳辰陵之盟宣十一年一付之楚晉失為伯寧
 非攢函一役誤之邪嗚呼成楚人抗伯之勢者秦狄為之也
 中行桓子懲邲之敗宣十二年捨楚問狄以文其喪師之恥赤狄潞
 氏林父滅之宣十五年甲氏留吁士會滅之宣十六年君臣相與告慶而矜
 功春秋不稱其帥止稱師或稱人者荀范求名而不得也成
 三年晉卻克伐麇咎如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喪師於楚
 而取償於狄所得幾何然自交剛以後狄不為諸侯憂者三
 十有九年不可謂晉人無功也大鹵一敗昭九年狄遂大創終春
 秋不復見經矣嗟夫戎盛於春秋之初而狄踵之狄起而戎
 已衰狄盛於春秋之中而秦踵之秦張而狄猶熾之三強者
 不足為齊晉之弱祇足以成楚人之強至春秋之終秦楚戎狄
 俱以憊告而晉之伯業卒不加於前時者晉卿貪伐鮮虞之
 自阜也召陵討楚機會可乘晉辭諸侯乃以中山不服藉口今

年士鞅帥師伐鮮虞明年士鞅帥師伐鮮虞蔡侯反假手於
 吳以伐楚吳以入郢告功於諸侯晉師猶數數於鮮虞不少
 赦失肩背而養一指其謂何哉昭定哀之春秋書晉伐鮮虞
 者五大抵陪臣自為封殖之過而晉伯堂堂然去矣嗚呼桓
 文縱狄固無損伯業之盛景厲以來之治狄亦無救於伯業
 之衰憂戎狄者盍亦自強於政治而已不然秦楚戎狄之俱
 弱而晉遂失伯何邪

內大夫帥師例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四年翬帥師會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 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拏 四年公

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十有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二十有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 三十有三年公

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有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四年叔

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

師敗績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六年仲孫蔑叔孫僑

如帥師侵宋

襄十有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五年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二十年仲孫速帥

師伐邾 二十有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 二十有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

于蚡泉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十有三年叔弓帥師圍費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八年季孫斯

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十有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墮費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

帥師城啓陽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嗚呼君將不稱帥師例也春秋書公伐者六會諸侯伐者十有八豈其伐人而徒公以行哉蓋君行則師從春秋雖用大眾不稱師見師者人君之所當有卿行則旅從春秋於大眾必稱師見師者非人臣之所得專兵權有國之司命權去則國隨之秦漢而下外權重則勢逼京師內權重則變生肘腋委人以權久且不可況春秋諸侯之大夫世世之乎攷三家強盛之迹公室凌替之由深歎夫亂臣賊子未有不得兵權而後動於惡也其間豈無成季之勲文子之忠獻子懿子之賢而穆子昭子之不忘公室也類能保於其身而不能保於其再世能保於再世而不能保其數世之後人君何樂為不可保之事而予之以不可制之權吁魯無駭其首竊權者歟繼是而翬繼是而慶父隱閔之事俱不忍言至僖公元年之公子友四年之公孫茲十有五年之公孫敖儼然三家鼎立之

名已有公室瓜分之非入杞伐邾又加公子遂焉三家不得而專此也仲遂竊權之效卒見於文公之末年宣公德遂之立已也深愛其子舉國以聽之帥師伐邾以歸父往會齊伐莒以歸父往魯國之兵權偏重於東門父子之手三家竟不得其尺寸彼其日夜切齒於東門氏者蓋十有八年矣一旦宣公捐魯而歸父之為路人宜哉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鞏之戰謂魯有四軍者愚也謂魯有三軍臧孫特與其謀議者臆說也蓋季孫行父將一軍而臧孫許佐之叔孫僑如將一軍而公孫嬰齊佐之魯人大賞戰鞏之功並登四子春秋循魯史書之耳自後臧氏東門氏並不以帥師見經非三家誰復有師哉此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之兆也侵宋之役叔仲昇尸城成之役叔季偕往三家大抵以戰鞏為例成襄之世他臣不復帥師至昭公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

莒叔弓乃叔肸之子不在三家之列猶執兵權在叔孫之上者季氏引叔弓以為副也元年疆鄆則曰叔弓五年敗莒則曰叔弓十三年圍費則又曰叔弓非為他人為季氏也不然作三軍而公室分為三舍中軍而公室分為四尺地一民俱非公有安得有叔弓者而帥師邪他年公徒說甲執冰以遊左右皆季氏之私人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三家皆季氏之私黨獨昭子忠不忘君謀不濟則以死繼之終亦無可奈何而已嗚呼大夫陵公室則陪臣得以陵其大夫邑吾邑也吏吾吏也至使二卿帥師圍之墮之三家其悔是哉吾嘗持春秋之法而繩其帥師之臯書入書取大夫之貪利也書敗書獲大夫之貪功也書侵則受大國之令以侵與國畏之也書伐則挾其國之強以加小國欺之也會伐會侵伯主未與臯公室也伯主既與臯伯主也城邑畏外國之患也疆田慮小國

之爭也及而救者伯主之不在諸侯也救而次救而遂者大夫之不用君命也圍邑則公室之有叛民三家之有叛臣也圍國則天下之無伯主大國之無小國也此猶魯大夫也鞏之戰列國兵權盡屬之大夫晉大夫帥師自文公之三年始鞏父宋鄭大夫帥師自宣公之二年始宋華元鄭歸生衛未有大夫將也而始於成公之二年鞏之戰魯未有諸卿並將也諸卿並將亦始於是年孫良夫曹未有大夫將也而始於成公之二年魯之戰魯未有諸卿並將也諸卿並將亦始於是年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列國兵權不屬之大夫者蓋寡矣楚大夫帥師始於成六年公子夫之臯哉豈大夫之臯哉伐宋

春秋提綱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提綱卷第五

朝聘門

公如京師例

僖十有二年公朝于王所 壬申公朝于王所

成十有三年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如齊例

桓十有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二十有二年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公如齊

觀社 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

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五年公如齊 三十有三年

公如齊

宣四年公如齊 五年公如齊 九年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 夏公如齊

公如晉例

文三年公如晉 十有三年公如晉

成三年公如晉 四年公如晉 十年公如晉

襄三年公如晉 四年公如晉 八年公如晉

十有三年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

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年公如晉 十二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五年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至河乃

復 二十有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

有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九年公如晉

次于乾侯

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楚例

襄二十有八年公如楚 二十有九年公在楚

昭七年公如楚

嗚呼朝宗觀遇周制也自天子不能錫命諸侯而采菽之詩作諸侯不欲朝王而菀柳之刺興春秋諸侯例不朝觀自幽王始豈特東遷之君為不振哉鄭人交惡驟爾朝桓周桓公有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之言其視鄭莊之來望外之幸也嗣是而後鄭不朝王者十年無諸侯何以為共主無朝觀何以為天子王始不勝其忿自將以伐鄭將以號令諸侯也鄭不服而至於戰戰不勝而至於敗自此周人不敢以朝禮問諸侯矣禮稱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黻冕然後歸今也不然文成襄定以畢服而朝晉昭以踰年而朝晉則即位朝王之禮缺矣書稱月正元日觀四岳羣牧

班瑞于羣后今也不然僖宣以正月而朝齊成襄以正月而朝晉則正月朝王之禮缺矣愚按春秋之法為諸侯而不朝天子在春秋當服不恭之臯而王室尚存也為諸侯而復朝諸侯在春秋當服無將之刑而王室不存也春秋義為魯諱公之初如齊也春秋有其事公之初如晉也春秋無其文如齊如晉而又如楚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公如外國經未有繁其辭者也桓之十有八年既曰如齊矣又曰與姜氏明公之與姜氏非專如齊也莊之二十有二年既曰如齊矣又曰納幣明公之為納幣非為如齊也由是而觀社由是而逆女既曰如齊而又書其故皆春秋筆法之所無者大抵以婚姻之事譏公未嘗以朝齊之事臯公也聖人慎之重之而忌其犯之也繼又僖之如齊者三宣之如齊者五雖欲慎之重之而無其詞矣公如外國經未有不書者也文二年之如晉隱而

不書雖則諱處父之盟其實諱公之始朝晉也諱公之始朝晉而取是辱也繼又公之如晉者二成之如晉者三襄之五昭之九定之一諱之不可勝諱則有書之者矣如齊其初也如晉其次也如楚其末也春秋著其事於初隱其文於次皆不可得則末流其可勝救哉攷之周典諸侯未嘗無殷聘世朝之法然而有天子在不朝王室而朝諸侯意謂何哉入春秋九十有二年未嘗北面京師踐土河陽天威咫尺不得不朝相距又五十有三年伐秦之役惟晉是從不過先告晉侯之意經書曰如是魯以列國倒京師矣經書魯於諸侯之朝例曰如諱其朝也於京師之朝例曰如臯其以列國例京師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朝者二如者一迄未有公朝於京師之文何周之衰邪抑魯公之不朝不特係王室之盛衰而亦係魯國之輕重焉春秋甫降齊伯未興魯視諸侯為強四十一年

間未嘗有事他國之禮齊伯既興魯何役不會何盟不同三十二年間亦未嘗有專朝伯國之事自僖之十年移事周之禮而事齊魯寢取輕於諸侯矣僖公即世晉人遽以不朝來討則慢魯之始也自是文之如晉也而見止且有大夫之盟宣之如齊也而且辱且有叔姬之請成之如晉也而又不敬且有從楚之欲襄公值晉悼方明諸侯方睦僅得免焉推原其由則文之二年移事齊之禮而事晉魯寢取慢於諸侯矣魯以周公伯禽之後為望國龜蒙鳧繹之封為不小公車千乘之賦為不弱昭公行禮於晉見止者二見辭者四書疾以殺恥者一以禮下人而人不容以身事人而人不顧迹所從來襄之二十八年移事晉之禮而事楚魯寢取厭於諸侯矣輕而至於慢慢而至於厭皆魯人不能秉禮之過也抑魯公之朝不特係魯國之輕重其亦係世道之外降中國夷狄之

強弱焉僖之朝桓乃會于葵丘之明年王室之卑而齊伯之崇也文之朝襄乃戰于彭衙之歲齊伯之絕而晉伯之續也終宣公之世事晉蔑如晉不敢問是時楚莊圖伯于南齊惠結魯于東晉方懼楚不敢敵齊晉伯之小弱也晉悼方興伯業猶競盟宋以後楚執牛耳外而陳鄭如楚內而魯衛如楚至於章華落成昭七年楚大夫敢於有魯侯之召則晉伯之已去也夷攷春秋書法之三變其事專係於魯攷春秋世道之三變其事不獨係於魯余讀經至魯襄公之末為之三歎

小國來朝例

隱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滕子來朝 杞侯來朝 六年紀侯來朝

七年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九年曹伯

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有五年邾人牟人葛人

來朝

莊五年邠黎來朝 二十有三年蕭叔朝公

二十有七年杞伯來朝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七年小邾子來朝

十有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二十年郕子來朝 二十有七年杞子來朝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

文十有一年曹伯來朝 十有二年杞伯來朝

滕子來朝 十有五年曹伯來朝

宣元年邾子來朝

成四年杞伯來朝 六年邾子來朝 七年曹伯來

朝 十有八年杞伯來朝 邾子來朝

襄元年邾子來朝 六年滕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

朝 小邾子來朝 十有八年白狄來 二十有

一年曹伯來朝 二十有八年邾子來朝

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十有七年小邾子來朝

邾子來朝

定十有五年邾子來朝

哀二年滕子來朝

嗚呼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而朝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
十焉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國小而偪其能久乎是故諸侯之
朝魯者衆而皆小國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春秋錄小
國之朝悲之也悲其無以自存而依人以爲安也夫以弱國小
衆介於大國之間奔走於時命困頓於兵役不能自拔於微
弱之中而列於諸侯之盟會者滔滔皆是齊桓始伯曹邾皆
列衣裳之會者幸也滕子在盟乍見而遽沒其餘小邾薛杞

之屬自成襄以後稍稍得通盟會於中國前此魯史七君春秋更一百二十年皆無以自見者若蕭若介若邾終春秋咸無焉此太陽當夕微茫小星雖見而無光或乍見而遽沒或埋沒而不見竟不得略列於三五次舍之地諺曰葦爾小國未免類此若來朝不書誰知其有國矣春秋書小國之朝悲其無以自存而幸其猶未亡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曹文昭也不得免焉視昔日之諸姬來朝魯者獨有區區之滕歷春秋而及戰國微國之朝始滕終滕此夫子作春秋之微意嗚呼微國之朝豈得已哉鄭人曰曹畏宋邾畏魯也宋人曰滕薛郎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嗚呼不寧唯是也鄆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郟畏宋也郟畏吳也穀鄧之畏楚也介葛牟之畏東夷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國風始於邶鄘終於曹鄆春秋始於邾宿終於既滅之陳許而春秋作也春秋亡而吾無復望矣

王臣聘魯例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
 莊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
 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魯大夫如周例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

至而復 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襄二十有四年叔孫豹如京師

昭二十有二年叔鞅如京師

嗚呼先王聘問之禮陵遲而至於春秋極矣蓋嘗上下春秋之世變而思其故隱桓之世周不自知其為周諸侯事天子之禮周反用之於魯莊僖以下周始知其所以為周而天子令諸侯之權周迭移之於伯禮用於魯魯惟知魯之尊而已權一移於伯則魯惟伯令之從於周室何有哉東周甫降伯圖未興周流列國惟魯為強首交邾宋次挾蔡衛與齊鄭為敵國鄭平以來猶自持重未嘗遣使如諸侯而齊君之介弟實來未嘗遣使如京師而天王之貴卿踵至當是時大國莫如齊太上莫如周魯獨晏然受其聘而不報天下之尊寧有

二魯者乎凡伯之來隱之七年也越二年而南季來矣此比年一聘之制也伯糾之來桓之四年也越明年而仍叔之子來矣較比年一聘之制又密也仍叔之子來則桓公之五年也越三年而家父來矣此又三年一大聘之制也上採之禮下撫之傳此皆諸侯事天子之文周人不知乃倒置而用于侯邦之魯當時諸侯見天王之如此其尊魯也上國之聘不之周而之魯小國之朝不之周而之魯周以周之權而假之魯則諸侯固不得不尊魯也周人疊五聘之勤魯君無一介之報周殷勤以通之我傲惰以受之周人始悔其不能自重之過自此王臣不下聘者七十有四年則治其不報之辜也嗚乃若莊之二十有四年祭叔來聘私來也非天王使之也嗚呼今而後周人始知其為周矣公不朝於踐土則宰周公不來矣仲孫不至京師則王季子不至矣奈何周始知其所以

六十三
春秋經傳卷五
為周而周復失其所以為周齊晉楚吳比次而起諸侯奔走
伯令之不暇何暇問及東周哉公如齊者十有二大夫如齊
者二十有三公如晉者二十大夫如晉者二十有五公如楚
者二大夫如楚者一寥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紀無聘周
之文亦無實聘周之意公子遂之聘非魯意也報周公也叔
孫得臣之聘非魯意也因毛伯也仲孫蔑之聘亦非魯意也
因徵聘而往也文九年之得臣非聘也襄王之葬不得不往
也昭二十有二年之叔鞅非聘也景王之葬不容不會也攷
之春秋經無聘周之文而魯有聘周之實獨襄之二十有四
年叔孫豹之事耳豹魯之忠臣也謂魯不可以無禮於周固
請為是行矣自宣以後冠蓋不入天王之邦者五十有一年
既不合於古先王制聘之期則巧為之辭曰賀而已終春秋
何嘗有聘周之事哉然而魯人卑周之臯猶未著也大夫之

如京師者六魯之冢宰曾不一往季孫實執魯柄周使於齊
晉諸侯之間二十有一擇重而行彼之視周蔑如也故經無
季孫如京師之文其使他卿不過鄭人遣印段之意若以春
秋誅意之法繩之則尤可臯也嗚呼吾故悲夫天子一失而
用於魯又悲夫天子之權再失而移於伯也吾又重歎夫魯
之卑周曾不如曹滕二邾也雖然吾幸而有春秋之斧鉞在

齊魯交聘例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七年公子友如齊 十有二年公子友如齊

二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三十有三年齊侯使

國歸父來聘

文元年公孫敖如齊 十有七年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如齊 八年公子

遂如齊至黃乃復 十年公孫歸父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

來聘

成十有一年叔孫僑如如齊

襄二十年叔老如齊 二十有七年齊侯使慶封來

聘

昭九年仲孫矍如齊

定十年叔孫州仇如齊

哀五年叔還如齊

嗚呼先王制聘問之禮豈以其國之強弱大小為哉何魯之詳於伯主而略于列國也嘗上下春秋而考其故召陵以後

魯始事齊未始事晉謂諸侯不足以抗齊也城濮以後魯始事晉而又事齊謂齊權之猶足以抗晉也鞏以後魯之事齊寢簡事晉寢繁知晉伯之真足以弱齊也入東周來魯甚持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齊君兩遣介弟之來而不報齊猶媚魯魯甚無畏乎齊也二鄆二幽以後諸侯既授齊以伯魯獨晏然無事於齊大夫行李不出疆場者七十餘年召陵之役震動中華始信齊侯有攘夷狄尊王室之功七年季友如齊則我聘齊之始也十年公如齊則我朝齊之始也繼又友往聘焉公往朝焉當是時大侯小伯靡然從齊晉人倔彊一方吞諸姬以自封殖贄幣不交於諸侯諸侯未嘗遣一介過而問焉者不啻秦人之視越人也小白即世諸侯泛泛然無所統屬聘問不相往來城濮之役齊桓二十餘年所經營之事重耳以一日之力辦之諸侯於是乎再合而魯之望走又在晉

矣然而魯猶未也踐土之會雖從於晉襄仲之聘不之晉而獨之齊則魯之未能忘情乎齊也蓋齊魯皆東諸侯然齊大於魯親於魯承齊桓之伯其遺威餘烈猶有以動人者雖魯不能無畏之也晉文朝死國子夕來此豈平常聘問之比哉將以覘魯也將以召魯也殺之役晉人得志魯且不畏晉而朝齊設有不幸伯業望望然去矣文公即位之元年先遣穆伯往告於齊次年公始如晉而猶忌於齊也衰經之未終亟欲如齊納幣於齊以自托襄仲之行何若是其急遽哉宜齊晉之若兩伯也十有五年齊執單伯我告於晉而晉不聞齊役西鄙我告於晉而晉不救魯人始謂不唯我畏於齊晉亦有畏於齊襄仲立宣之謀不於晉乎請而於齊乎請舉足左右已有輕重兩介如齊蓋春秋所驟見之文也子惡之卒捷之立役役於齊終身焉晉每藉衛以致魯魯終背晉以事齊是時楚

莊經營南方之諸侯齊惠又深結東方之魯晉人盱食方為楚故何暇更生一敵於齊哉公如者五大夫如者七齊惠挾其大有造於魯晏然受其朝聘而不報至易世而國佐始來魯於是始悔其行矣抑人亦有言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鞏之戰齊為晉弱魯始折節而事晉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謂不往齊讎我必甚僑如黽勉於十有一年之行齊亦忌晉蓄憾於魯而不敢發者三十有二年晉悼之末年伯志已倦齊亦無奈晉何而數致怨於我東閭之役齊弱抑甚武子歸而作林鍾又幸中之再幸也叔老之行蓋亦昔遣僑如之意歟成聘者一襄聘者一昭定之聘各一胡為乎昔之密而今之疎也昔之事齊謂齊權猶足以抗晉而今反見弱于晉謂齊權足以庇魯而今反不能自庇其國我又何必乎數數然哉余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釋之曰隱

桓之世齊魯敵也莊始從齊者也僖始事齊者也文宣事晉而復事齊者也成襄昭事晉而半事楚者也定哀事吳越者也噫甚矣春秋不復作矣

春秋提綱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提綱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人DGLT

